有[illegible]殘[illegible]知中[illegible]

從[illegible]手[illegible]

[illegible]

立

西

近思録 乾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旣而伊洛二程子闡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遹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余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網通六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

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名榦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 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 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諱[illegible]名改惇頤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

縣去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元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世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家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横渠先生易說
横渠先生禮樂說
横渠先生論語說
横渠先生孟子說
横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首卷道體論用力二卷縱論為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
存養處己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
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教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
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
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
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
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饜飫
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
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

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道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然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固當先有自陰陽所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

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寄陽隔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謂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

若則又失其根極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

亦生之說有疑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亦生言若截自一陽之動處萬物

亦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亦之亦可也亦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

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其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

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

所以流行而不已也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

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且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周所以數造化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注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

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該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疑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亦圖說[illegible]計本於易者不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illegible]

識矣言幽可

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
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
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
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
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
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

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卦彖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

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朱子曰命猶誥勑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

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盡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
天地之心盖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
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
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息之傳然其往來屈伸則亘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

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言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爲是自棄絶
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然天下
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
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
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絶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
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
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大
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絶於善[illegible]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雖
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語錄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推陰陽交後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故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斷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無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正理固宜其從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今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語見乾卦九三文言蓋存乎眞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入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上

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

天理之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之理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入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語思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欲循乎此理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癢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衆章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許

（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已之欲加於人者亦猶施於己也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卻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以己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固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禀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註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章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

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其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而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

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章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也

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幹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仔

見得仁則他義致施仁眞仁同處然却難看

論程子是惻隱之心程子猶蛇殺此個傷也處癢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痛

朱子曰衣疾痛痒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謂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獨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著亦痛針割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虛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爲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

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氏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翟兼愛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皆失其中子莫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執之夫中者隨時而立不能通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黙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若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

物之時此理已具少
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
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之道有體
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宜
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
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
事為之先
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
於氣形事為
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
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
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
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
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

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爲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爲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爲仁是指情爲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遡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

未曉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訓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爲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爲物欲所蔽痺病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但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矣仁者固以人爲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

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顚撲不破性卽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性所存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雖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其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旣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盖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謂
酧運用生生而不窮焉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
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
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
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
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坱然盛大氤氳之
義坱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
由是兩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蒸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
渟滀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衆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之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横渠此語尤精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能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己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

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並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統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之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之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塡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旣開則渾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睎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
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學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
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爲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乎

道而為聖為賢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為情然情熾于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

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所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
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
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既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
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逾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
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

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義動者是也然而隨物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預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兩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己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譎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敎程子排其病源自悉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爲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爲二以在外者爲非在內者爲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然常爲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照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乎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聖人亦嘗無喜怒是亦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素之

首爲雜雜之柄爲𣏌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卒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不以多言爲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爲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僞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爲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

丙己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進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然矣智者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

曰可與存義盖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誠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當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僞矣雖無邪心茍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專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大畜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爲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

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君子有量則必有所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脢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

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徤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承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言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乎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蹇卦象傳此教

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遷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身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經往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輟不廢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善有諸己是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爲善之意如此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知則亦安其在我而已矣蓋爲善自信之篤而無待

於外所以爲人德也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爲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意謂非關在我之實用於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況乎志存務外自爲欺非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爲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道乎

道猶貫積而還其詳見韓子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
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
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
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
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
偽也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脩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
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横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

所謂體驗出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據講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用功之地脩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爲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

地之化乃可知有至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身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豈騖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隘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

敎云嘗三題道先一人其後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學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
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擧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
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
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可以具
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
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道語○樂記曰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
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
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斂以反為文天而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樂有
一辰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大理而無私心者則履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爲也蓋堯舜授禪無私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〇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

性之本善雖亦及乎氣質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又不識性
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文
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
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
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
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一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衰以講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立不固則義理不足以勝

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了了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卽是着意强而非眞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爲眞從欲則爲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己者切己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行必篤

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而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强爲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〇以上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說並見論語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爲不息之道坤

主須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截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人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成己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

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學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寛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爲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當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豊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今之學者徒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顔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壯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視之

主知妄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率可與聖賢爲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可一間超越率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

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筋骨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重於致知以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須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者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不容自已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爲訓釋古言爲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

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本意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務文詞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齋齊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蓋習於詩書禮

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兼華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孟子言養
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
己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
義在心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
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
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
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
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

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言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

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俾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己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茍徒務外則揣摩於形偽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德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下同○知以靜而明行以靜爲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說見前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隳

愽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愽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愽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之踈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擇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隔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

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爲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之進步則可見矣〕

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彦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端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爲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謂欲

無心則外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至識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以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冶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

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蓋不循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

命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爲累哉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又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可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焉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持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辭絕毋皆爲禁止之意故以此爲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斷釋者不外乎此所

焉天端之發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私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名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凡大註則所造日以高達徇人欲則日以[illegible]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者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謹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為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疢疾憂患也

言有敎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敎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於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

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
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
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
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
子成身即西
銘之原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
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
中處之
可見矣

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
天地之間其所資以
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
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
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
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
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
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

壹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
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
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
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
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
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
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
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
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
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
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
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

一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
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
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
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
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
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爲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音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而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

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之則亦天之孝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驕以顔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盖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哉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

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己高到與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爲我有所謂眞知而實踐之至與此別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卽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

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横渠
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
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
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皆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矣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豪丢恭子曰從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个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分殊之

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以爲仁之方西銘是也無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以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則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
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
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
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戲知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
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
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己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
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
爲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

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月誤者克治尚如之蕆於乎過之非戲謔者豈徒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頑者暴戾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

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友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以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爲此録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遊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之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踈則所業莫進講治之思莫非

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

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

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熟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

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還此言立心之必定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遠之資

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

則業學爲志如是則所脩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知之旣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

大苟以急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寖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閒廢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吾子之學

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明學日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矣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横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欲以廣大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横渠論語說○言人虛驕恥於下問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横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過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過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爲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麄疏心不洪放則所存狹隘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

是俗事（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若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己而爲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爲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手道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爲作持不遠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
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嘿養吾誠則反約窮
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
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
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詭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己一隱則是非善惡有所蔽正庶可以
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己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
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大覔言
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
自足恐人之非己又非善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

所爲者之說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只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惡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驕而無實得

近思録卷之二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日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後知蓋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諸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録之序而周官之義例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窮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於道而較
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
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
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
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
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寛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室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亭至者知端料於物約見學者所能無差乎}更須究養思慮涵泳義理俾日自當條暢{苦思發索則傷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發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讀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遜慮而強通}皆有人言既毋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讀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講學則理顯以讀 而在於不三之之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爲先善思 明睿生而物理可格則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二識日識而至語遊 至之時其覺知三明未寔所 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 象則識深學書迥然不同 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意象要養之久而得 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忠信進德 力行並謂

行可以強而進矣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卽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強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眞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循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

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
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
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講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
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
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
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

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

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到人有穀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睿聰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

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

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非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蔽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眞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一理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雖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者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

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云云三言之雖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顔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窮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思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思慮既清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

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妖爲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

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上坎爲習坎者當重險而彖辭曰下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義有所通開即欲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尊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係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卄一段起當時誤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不

求至當此孟子所謂深造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下讀同讀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所據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乎直而以時匡委曲枝尋之乃失之鑿鑿則見小雜大失篇觀

或曰聖人之言恐深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

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遺
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毋求飽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
道也又豈容盡求其隱遠而過爲穿鑿耶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頤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
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愚夫亦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
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從八章凡以
觀盡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竝圖
說焉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

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

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
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
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
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
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
他朱子曰因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以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爲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訓賤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誇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又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

所得爲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

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着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

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審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知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孟蓋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晋伯問後來晋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

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古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爲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還却畢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

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吉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說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違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

丁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亦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

覽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謂
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
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
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
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
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
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下務求其本而後及末
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古猶術也時有盛衰勢
有強弱學易者常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乘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上也而三則有悔

以言謂過正二四皆正也而二則三亦之過則有發得之乎或是以不中為非正者天下之過
正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安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

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爲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

○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柢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illegible]

使在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定不可易而後爲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游氏或亦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敎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爲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本之五品敎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

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與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爲惟其時而已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

一行寬言自謂水德欲以勝周惡質文更尚智本仁義以致用漢孝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益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萬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往聖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

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雖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服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特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采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殆謂此爾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其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

秋所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方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

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決水之時不躬手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手簞瓢之樂皆失手時中矣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

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侍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亂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縕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徧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六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六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淪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

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逆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

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知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

心大今命羲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之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趲天方見得德地矛又話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熟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亦心存則如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編浹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得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一所以觀書

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

近思録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静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静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静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見於是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

誠敬而已以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也以載鬯實祭非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下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處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暴視聽也盖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

不獲其身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私己之慾矣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

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絶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內欲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

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盖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曾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體猶體幹全體謂全主宰以爲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說也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
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
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
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而成私意於道却有害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
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
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
又爲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

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强以爲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爲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

衣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詳見孟子如此者只是德

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

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鉄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一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焉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林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卻請別人來作主有人胷中常有

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處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得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柰何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物何爲累[illegible][illegible]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乎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者

爲物者待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窮極舜何預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并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懇至

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靜中躁擾詳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愧怍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

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修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畢無乖爭淩犯之風和氣熏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如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

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發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下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而直內是此心已滯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爲而無期必計較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夫子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爲

不已乎有不謹則人欲參之便間斷此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知主謂此扵以作宰無基址今求其心正須要立基址心之以有箇存主處若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

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者後心說邪妄而誠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入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皆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矣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適也靜而主乎一動則亦然不動乎散之東西常在中也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帶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卜善齊而以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非操之則存學者貴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涵之要而不患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絶聖者絶其聰明棄智者屛其知慮老氏之絶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絶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郛無主則實鬼闞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

則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靈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與意常存所主自一口朱子曰存子有動其後學最是指心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是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提撕精神翻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是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乎中嚴儼恪著於外者然志有所弛慢而心能敬者褻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孳孳者亹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亹不倦之意聖人爲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卽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蹲時曰踞箕踞乃敖惰之所形見學者須莊

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季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蘇炳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渾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注衡屬已發二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

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門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說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

矣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吾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有主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卻不爲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

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語至爲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便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於手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内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纔發發必審確而和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

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
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爲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來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盖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是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錄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

戒者言隨則皆有心爲之莫爲言而甚遂作之家範

正心之法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言衛

修修之念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上抵

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

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是止水之止者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其

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備亦廢由聖學

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詩錄講動靜各其時蔡學者交失於不當動而動酉徒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為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閡隔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者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窒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爲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一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幾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

工夫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識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謹制之於外自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之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禀之正日）

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扉歸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雖而達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上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

善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明哲之人士眞幾發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其小立志之士勉爲其行故於所爲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治守於爲也造次頃刻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識於思也習謂習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進爲剝陰來爲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之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旣

亦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亦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亦嘗不知既知亦嘗不遂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

之無則爲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亦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貞正之道爲可吝也剛進之極有悖中和終爲可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爲用本推損過以就中損浮末

而說亦實須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強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无不中正於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故可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兌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止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雖說

大臣方執而皆此是蠱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爲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嗇節於用而爲吝嗇則於用有不足懦節於行爲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亦一偏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註說○克技害伐驕矜怨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渾存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自制其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然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爲仁者

終説一源上更新萌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
未不行於外耳若寡者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公之本知客氣者
郎鍊之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後學以立志為本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為私小則鄙詞
纏正大之氣學議而無法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若氣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甚於詭隨之言果然已亂既克則一朝之忿有而不能忍矣惡理之害

剛非理之懼有而不動矣

充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

詩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一時侵陵則脩省畏尋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忍爲動忍性所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須防畏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敎之

以堅其守之 著之功 其見既熟則不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不知責己 人之責己者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朱子對人曰 舍己從人 上經則不如此

九德最好

皐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寬而不栗則弛 柔而不立則弱 愿而不恭則野 亂而不敬則悖 擾而不毅則不至於果 直而不溫則不至於太 簡而不廉則 剛而不塞則 彊而不義則 故必兩者相濟而後成德

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詳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驗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方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有過自責乃善思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懷則應酬之間反爲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爲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口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

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譬而觀之則秉性乎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真實而未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具心乎廬至明言怒各因其物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豈於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因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

怒比憂口又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其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況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事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從物者我當之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遷怒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謙歉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未知是好評話錄了此今看又直是說地好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爲長厚之意蓋自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云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爲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禀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反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

横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離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索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飫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有取之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其心之本以至于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益精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歟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

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

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横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殺解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蓋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肄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鋭者其退速[illegible]真情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

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當務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聽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
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
終不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
謹之心則行麤暴也其爲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其款誠
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
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
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
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人之有朋友不

近思錄卷之五